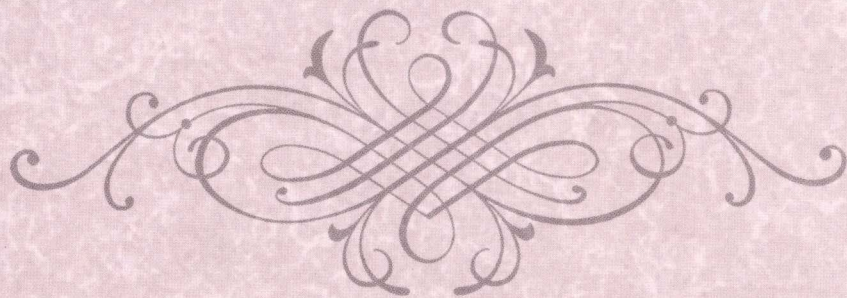


英汉互借词研究

A Study of Borrowing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陶岳炼 ©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英汉互借词研究

陶岳炼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将英汉互借词置于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运用英语和汉语语言学以及文化学的相关理论和对比手法对中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出版的主要词典和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英汉互借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寻求英汉互借词的对比、英汉互借词与中西文化影响等的最佳结合点。

本书适用于学习英语和汉语的学生、从事英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以及语言研究者、翻译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和其他爱好英语、汉语学习的相关人员。

责任编辑:贺小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互借词研究/陶岳炼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130-0591-3

I. ①英… II. ①陶… III. ①英语—词汇—对比研究—
汉语 IV. ①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8388 号

英汉互借词研究

YINGHAN HUJIECI YANJIU

陶岳炼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转 8101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29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字 数: 120 千字

ISBN 978-7-5130-0591-3/H · 060 (3488)

邮 编: 100088

邮 箱: h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HeXiaoXia@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9.5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四月的杭州，春意盎然，向晚夕阳高挂，携家人驱车赏景，兴致正高，不想岳炼兄忽然来电，嘱我为他新近完成的书稿《英汉互借词研究》作序。照理，我是不好答应给他写序的，因为但凡写序之人，其水平、名望等理应在作者之上，这好比站在二十层楼的人才能看清十层楼房的整体面貌。岳炼兄是我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又曾是知彼知己的老同事。浙江台州学院是一所学术气氛浓郁的高等学府，该校虽非名校，却藏龙卧虎，英才辈出！旗下的外语学院（前身为英语科、英语系、外语系）更是人才济济！岳炼兄，便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面对他“踏青”而至的“命题作文”，我感慨不已，真可谓喜忧参半，心情颇为繁杂。

言之“喜”，一则因为我们曾一起研讨教学，一同探索学问，共同商议工作，一起谋划发展；彼此信任，相互支持，互相鼓励，共克艰难。如今想来，仍觉三生有幸。二则因为大约两年前曾听他说起过写书的打算，而今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却在繁忙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之余，如期完成了这么一部扎实的书稿。对他这种孜孜不倦、甘坐冷凳、情愿寂寞、乐于求学、善做学问的精神，我由衷钦佩，无言以喻！而且从中我也悟到：努力的人生会有些辛苦，但一定是值得的人生！

谓之“忧”，一则他为人宅厚谦逊，热诚重情、豁达博怀，处事精练、

得体踏实，与人无忤，唯恐本人序中之言有无意之不当，有诋岳炼兄之美誉。二则他对英语词汇学的关注思考由来已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在我国外语类核心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随后还一直给本科生开设“英语词汇学”课程，且从未间断。然而我，虽然也曾发过几篇小文，但因后来学术兴趣发生变化而疏于关注，可以说他的造诣远在我之上，本人受邀为其书稿写序，实感汗颜，乃本人忧之二也。

据本人所知，目前国内关于借词研究的学术著作尚不多见，关于英汉互借词研究的著作更是非常少见。岳炼兄在自己多年的教学、思考和笔耕过程中，寻到了研究英汉互借词的最佳切入点，将英汉互借词与中西文化传播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研习英汉互借词的读者来说，此书堪称一部力作。

通览书稿，本人觉得至少有以下三点让人印象颇为深刻：

1. 观点全面。以书稿第一章第一节对“借词”的界定为例，作者在全面综述了学术界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判断借词的标准到底应是词义还是词形这个问题，客观地指出：“借词”是指“直接从外语引进的词，或者通过翻译一个概念或模仿一个概念，取自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词”所代表的是本族语中原本没有的某种事物或概念，而不是指具体使用的构词材料或构词方法。因此，判断某个词究竟是本族词还是借词，主要看其所指的“借物”或概念是本族的还是他族的。如果某种事物或概念在本族语中是空缺，需要从他族语中吸收或引进，那么，代表这个概念的词语理应归属于“借词”。

2. 追根溯源。书稿对许多外借词的“出生”和“成长”予以细致关怀，让人开卷十分受益。例如对 China、Chinese 和 Sino 的来历，作者是这样进行追根溯源的：Sinae 是 China、Chinese 和 Sino 的前身，是汉语中“秦”字的译音，指中国的秦朝。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于 1275 年来到

中国，当时他称中国为 Cathay。随着欧洲航海家开辟了绕过好望角取道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来中国的欧洲商人越来越多。这些商人发现，被古罗马人称为 Seres (the silk people) 和 Sinae (秦) 的人竟是同一民族，而被马可·波罗称为 Cathay 的国家与 China 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同，于是 China 便成为欧洲人称呼中国的标准用语，而 Chinese 也取代了 Seres 和 Sinae，成为称呼这个古老民族的标准用语。Sino (中国、中国的) 亦来自汉语的“秦”字。它首先进入阿拉伯语，发作 Sin，进入希腊语后成了 Sina，再转化为拉丁语的 Sinae 时，就用来指“中国人”的复数，由此再转化为法语的 Sino，进入英语后成为一个构词成分，不能独立成词，常与其他词连用，构成新词。

3. 语料翔实。要进行英汉互借对比研究，语料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书稿选择的英汉互借词语料非常充分翔实。就领域来看，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医药、科技、语言、文化、教育、艺术等，还涉及饮食、交通、卫生、风俗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领域的借词；从来源语种看，不仅有借自英语、汉语、日语、法语、拉丁语等民族国别语的词语，更有不少来自各民族国别语之方言，如粤语、闽语等的外借词；从使用语域看，不仅有大量常规的英汉语书面互借词，还涉及反映现代人新型休闲生活方式的网络词语。同时，这些语料全都出自权威的辞书以及正式的著述和文献。

总之，本人并不擅长写序之事，只是想借此机会表达心中感受，并对岳炼兄给予的显露拙笔之遇表示真诚的感谢。

是为序。

黎昌抱

2011年5月1日凌晨

写于杭州西子湖畔

前 言

近几十年来，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使语言接触、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关于语言接触的课题也因此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语言学课题。随着语言学的迅猛发展，语言接触和双语问题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专门领域——接触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研究的是发生在不同的语言系统相互互动或影响之时的语言接触现象，即当不同语言的说话者密切接触时，这种接触会影响至少一种语言，并带来语音、句法、语义等形式的变化。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在谈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时指出：“文化可以理解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因此，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语言既能反映文化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能反映一种文化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宗教、饮食等。所以，当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也同时引进了这些外来词汇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也会对目的语所在文化产生影响。文化的发展兼容并

蓄,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的发展同样需要融合不同民族的语言,英汉词语互借现象是这种语言文化需求的必然产物。从这一意义上看,英汉词语互借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互相融合和吸收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在进行着。

目前,国内学者汪榕培、常骏跃、林伦伦、刘法公、周红、黄育才、李小飞、甘成英、张艳君、梁改萍、黄焰结、阮绩智等对英汉互借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进行了研究。他们有的从语言功能视角详细分析了英汉互借词的构词方法、语音特征、语义特征、语法特征、修辞特征和翻译方法等;有的从社会功能视角和文化功能角度论述了英汉互借词的分类、来源、借入历史、文化成因和相互影响等。丁伟志、张生祥、梁念琼、马树德等国内学者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马礼逊、傅兰雅、李提摩太、李约瑟等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17世纪以前中西文化交流以“东学西被”为主,到19世纪则以“西学东渐”为主,其间的二百年中西文化交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他们的这些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英汉互借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本书以中国、英国、美国等国的发展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为背景,运用英语和汉语语言学及文化学的有关理论,采用对比的手法,对中国、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出版的主要词典、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中经常出现的英汉互借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寻求英汉互借词的对比、英汉互借词与中西文化影响等的最佳结合点。

本书共分七章,例证丰富,论例结合,力求学术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作者对在本课题研究和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指导和帮助的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台州学院的专家、学者和同事表示由衷的谢意。

陶岳炼

2011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借词的界定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1
一、借词的界定	1
二、借词与文化的关系	4
第二章 英汉互借词的社会文化渊源	6
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	7
1. 间接交流	7
2. 直接交流	10
二、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	13
三、二十世纪初至现在	17
第三章 英汉词语互借的途径	32
一、“战争携带文化”的文化交流模式	32
二、官话及粤、闽方言	34
1. 官话（后称普通话）	34
2. 粤、闽方言	35
三、以日语为中介	41
四、中国英语	42

五、以美英为轴心的英语国家文化渗透	46
1. 电影和媒体	46
2. 消费文化	49
六、文化全球化	51
第四章 英汉互借词的分类	54
一、音译	54
二、意译	57
三、音意译结合	59
四、意译取代音译	63
五、音译和意译互为参照	64
六、原文移植	65
第五章 英汉互借词的语义、语法、语用特征（语言影响）	69
一、构词特征	69
1. 词缀法	69
2. 复合法	72
3. 转类法	75
4. 以普通名词构成专有名词	81
5. 语素化	82
6. 词缀化	85
7. 拉丁字母化	88
二、词性特征	88
三、词义特征	92
四、屈折变化	101
五、其他特征	103

第六章 英汉词语互借对中西文化的影响	110
一、文化交流的媒介	110
二、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	111
三、促进文化多样化	113
四、表达对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心态的关注	115
五、促进语言文化生活化和鲜活化	117
第七章 英汉互借词多寡的原因	120
一、语言外部原因	120
1. 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影响	120
2. “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强势渗透	123
3. 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化的影响	126
4. 开放、求新、求简、求美、崇洋等心理的影响	129
二、语言内部原因	132
主要参考文献	133

第一章 借词的界定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作为社会交际的工具，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相互隔绝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相互不断渗透、影响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战争征服、殖民统治、移民杂居等都会带来不同社会群体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又必然会伴随着语言的接触，接触有不同的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词语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就会有词语的借用。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词，英语和汉语也不例外。

一、借词的界定

在我国“借词”作为“外来词”的等义形式，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词”的确立才开始使用的。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期对它有着不同的称呼。罗常培（1950）称之为“借字”；孙常叙（1956）称之为“外来语词”；周祖谟（1959）称之为“外来词”或“借词”；高名凯、刘正琰

(1958、1984)、史有为(2000、2004)等采用了“外来词”一说;潘允中(1957)、王力(1957、1980)、陈原(1983)、汪榕培(1986、2000、2002)等则称之为“借词”。

对“借词”的界定,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词”就是“音译词”,“意译词”不是“借词”。王力(1980)先生认为:“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叫“借词”,又叫“音译词”;利用汉语原来的构词方式把别的语言中的词所代表的概念介绍到汉语来的,叫“译词”,也就是“意译词。”黄伯荣(1993)指出:“‘意译词’是根据外族词的意义用汉语的构词材料,按现代汉语的构词方法造出来的。这种“意译词”,应看成是汉语的词,不是‘外来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坚持“语素原则”,认为借概念不算是“借词”,因为是用汉字语素创造的。用纯粹意译方法来仿造别种语言的新词,虽然表示新概念,但仍使用汉语的构词成分和构词方法,因此不是真正的“借词”。只有将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都接受过来的“音译词”才是“借词”(陈原,1983:204)。

第二种观点认为,“意译词”是“借词”。“外来词”吸收的主要方式是借音和借形,另外也有用意译的,比如:“激光”、“蜜月”、“飞机”等。许威汉(1992)认为:“所谓意译,就是根据外语原词的语义用汉语语素翻译过来,……还是作为“外来词”来看待。”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坚持“语义原则”,认为该概念来自国外或外族(陈原,1983:204)。他们主张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借词”,不论语音上的模仿还是语义上的模仿,新词都反映了外来语言文化的影响。

第三种观点认为,“意译词”既不是真正的“借词”,也不是真正的“本族词”。实际上,它们是一类既含有“外来词”的某一特征(词义层面来源于外语原词)又含有“本族词”的某一特征(汉语的结构层面)

的“中介词”(吴传飞, 1996: 98)。

这里涉及究竟用什么标准来界定的问题, 是词义还是词形。我们认为, 判断的标准应该是词义, 而不是词形, 因为“借词”是指“直接从外语引进的词, 或者通过翻译一个概念或模仿一个概念, 取自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词”所代表的是本族语中原本没有的某种事物或概念, 而不是指具体使用的构词材料或构词方法。因此, 判断某个词究竟是本族词还是借词, 主要看其所指的“借物”或概念是本族的还是他族的。如果某种事物或概念在本族语中是空缺, 需要从他族语中吸收或引进, 那么, 代表这个概念的词语理应归属于“借词”。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 “意译词”应该属于“借词”, 因为“意译词”虽然是使用本族语语素造词, 但是明显地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外来性质。潘文国(1993)指出:“如果把‘意译词’排除在‘借词’之外, 其一, 我们的‘借词’研究就不能全面反映语言接触的实际情况, 不能反映出本族语对外来语的语言和文化意义的吸收; 其二, 这种争论意义本身并不大, 重要的是要知道有这几种类别的词, 在分析它们的构成时恐怕与分析固有的汉语词不一样。”所以, 把“意译词”划为“借词”更符合客观实际, 更符合语言发展的内在和外在规律。

借词可分为广义借词与狭义借词。广义借词包括语内借词和语际借词。语内借词指两种地域方言之间或者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词汇互借, 如现代汉语中的“炒鱿鱼”(粤语)、英语中的“vixen”雌狐(伦敦南部方言); 语际借词包括境内兄弟民族语言间的相互借词以及通过国际交流形式与境外异族之间的相互借词, 如汉语中的“骆驼”、“哈巴狗”分别借自匈奴语和蒙古语; 英语中的“kungfu”、“banana”分别借自汉语和西班牙语。狭义借词通常指国际间不同语言的词汇互借现象。

本书所涉及的借词, 指的是由英语借入汉语的词语和由汉语借入英语

的词语,包括已被英语和汉语主要词典收录的词语和到目前为止尚未被英语和汉语主要词典收录但已被英语和汉语主要媒体,如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盛顿新闻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英国卫报》、《金融时报》、新华社、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日报》、《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中国翻译》等和互联网经常使用的词语。

二、借词与文化的关系

人类文化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物产、居住方式、食物、生活用具等有形的方面,也包括政治制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无形的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主客观的表现形式。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一种交际工具,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角度讲,都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体现在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宗教、饮食等方面,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可以理解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Sapir, 1921: 223)因此,文化和语言的关系好比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语言既能反映文化的内容,同时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不同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与碰撞时,语言始终站在冲击最为强烈的前沿。因此,文化交流与融合总会在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痕迹。而语言的诸要素中,最能凸显这种痕迹的,莫过于词汇。词汇作

为语言的核心部分，势必反映文化特征。自从有文字以来，词汇一直是人们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和传播人类智慧的有效工具，因而在词汇的字里行间无不印刻着人类发展和进步的痕迹。词汇不仅可以显现社会活动的深刻烙印，更能传达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词汇必然反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影响着语言乃至词汇的生成和发展。不同语言文化交际中产生的词汇空缺或冲突现象决定了任何语言文化系统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排外的，它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会融合和吸收外族语言文化，这样以来语言相互借用也就成为语言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一种语言与异质文化交往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文化的发展需要兼容并蓄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的发展同样需要融合不同民族的语言，英汉词语互借现象是这种语言、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当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的时候，也同时引进了这些外来词汇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包括生产和交通工具、武器、日用器皿、服饰、居室建筑、饮食等物质文化因素、规章制度和法规等制度文化因素以及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伦理、习俗、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闫文培，2007：34）。它们也会对目的语所在文化产生影响。

文化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广义的文化包括语言。同时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语言，使语言为了适应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而变得更加精确和缜密。”（胡文仲，1999：57）语言反映文化，文化造就语言，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而词汇又是文化的最直接反映，因此透过英汉词语的互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第二章 英汉互借词的社会文化渊源

语言、文化和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势必反映文化特征，并为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文化的发展需要兼容并蓄不同民族的文化，语言的发展同样需要融合不同民族的语言，英汉词语互借现象是这种语言、文化需求的必然产物。从这一意义上看，英汉词语互借实质上是西方文化（本书特指英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借。虽然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与中国对彼此的语言文化的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个体都有所差别，在交流中遇到他方崭新的事物和概念时，都不可避免要为之命名，借词是一种较常用的方法。借词是借用外国或外族词汇来表达信息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现象。英汉词语互借的过程，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在进行着。

根据英国、美国及中国的发展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英汉词语互借的过程可分 19 世纪中期以前、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期和 20 世纪初期至现在三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